老爺車長征營中記

-綠柳-

最近因事回台，雖只短短的一星期，卻嚐盡了台灣交通的驚險滋味。

在我抵台的当天，正是臘月廿九，因家父已光回台中等过年，我不得不馬上趕回海台中。台北火車站，人山人海，擠了老半天，仍無法買到車票，只好由哥哥用他的老爺車，專程送我回台中。

一路上只見公共汽車、計程車及摩托車，横街直撞，警肉跳個跳，把廿一個小时的睡意，全灌注，幫助哥哥注意一意来回时，才一天一夜了。公路上不久就已結束了（目前只修到公路中壢為止）。

当車駛出高速公路，視線高速公路車子忽然提供一段時，哥哥又連連的問我的建議，我的建議那，又搞了老半天。最後還是請人推車修了半天，結果發現車子生了毛病，只好繼續開公路。在漫漫的高速公路上，我們便繼續朝着台北的方向前進。

縱貫公路上，我們一路上往北的車子極多，大型交通工具都有的，我們的車隊準備不怕不管我的大英雄，一路上看見行人，也許是因為我們的車子特別的醒目，也許不斷的車輛，管不了他們的事，只顧跟車一里路，直到天黑，才發現車子已經開了一段路了。

縱貫公路上，我們一路上看見行人，也許是因為我們的車子特別的醒目，也許不斷的車輛，管不了他們的事，只顧跟車一里路，直到天黑，才發現車子已經開了一段路了。

縱貫公路上，我們一路上看見行人，也許是因為我們的車子特別的醒目，也許不斷的車輛，管不了他們的事，只顧跟車一里路，直到天黑，才發現車子已經開了一段路了。

大發脾氣了。便越過前面的巴士，超過了許多的車子，這部巴士的人，以為他剛超過我們車子，沒想到我們車子又超過了巴士，吐了不少黑煙，改變其牛步，我們不想跟在後面吃黑煙，只好伺機超車。當時我對那司機的瘋狂作風，實在厭惡到極點，我以回頭張望的看他兩眼。沒想到，這樣竟犯了大忌，得罪了那位司機的跟我們作對，行為也更加的蠻橫。上坡時，故意開在路的中間（two way: Road）不讓我們超車；下坡時，更作威作福，大按喇叭，響音震動山谷，害得沒聞過長途汽車的人，心神不寧，緊張萬分，一直怪我不該看他兩眼。

好容易到了大甲站，我們終於那輛巴士理負擔。不久，我們到了清水溪，等候過橋，因對橋面狹窄，不能容下兩部車，另一邊過完後，另一邊才陸續通過。我們足足等了十几分鐘，到行車時，大家緊張萬分，開不先恐後、哥哥緊張萬分，開不逢下坡路，這部巴士的人，以為他剛超過我們車子，沒想到我們車子又超過了巴士，飛速往下衝，超過了巴士的車子，把變速器上的連桿、結果把一、二、三、四速全拉壞了，只剩後退的正好。由於老爺車中途拋錨，交通暫時停頓了一、二分，等我們下車來，把車子推在一邊後，許多的車子才得過橋。之後，我們馬上將車倒退至橋頭，由哥哥搭便車到清水鎮找人來拖車去修理。這一耽誤，足足浪費了二個鐘頭，花了250元台幣，不過也使我有機會嚐到最新鮮的清水蚵仔湯（每碗20元）。待車子修好後，離目的地只有45分鐘左右的車程，哥開得戰戰兢兢，口中不斷的念禱告詞。好在天公靈驗，保佑安平，平安抵家門。台北到台中，來回花費只需三小時多，我們卻花了將近10小時。到家時，已是午夜，大門早已上鎖，爸已熟睡，按了几次門鈴均無反應，只好跳牆而入。想不到老遠從美國回家過年，卻吃了个閉門羹，實在寬枉。